

权力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大家都趋之若鹜，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将近，
甚至愿意牺牲一切，婚姻、事业、名声乃至生命。

HOUSE of CARDS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何雨珈 译

纸牌屋



风靡全球的经典政治小说，英美两国两度改编

英剧获选为“百部最佳英剧”之一

美剧获2013年艾美奖9项提名，并斩获最佳导演、最佳选角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Reader

独家首发

编辑短信“蒙网”发送到12114
下载客户端送5元免费电子书

· 014022486

1561.45
973

纸牌屋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何雨珈 译



HOUSE

of

CARDS

1561.45

973



北航

C1710461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牌屋 / (英) 道布斯著; 何雨珈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00-0849-6

I. ①纸… II. ①道…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31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3-606

House of Cards by Michael Dobbs

Copyright: ©2014 by Michael Dob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Ruyi Xinxin Publishing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纸牌屋

作 者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译 者 何雨珈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张越 游灵通

特约策划 潘江祥

特约编辑 潘江祥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0.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ISBN 978-7-5500-0849-6

赣版权登字: 05-2013-40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欢笑不长久，欲望不长久，生命本身，也总会走到尽头。这真是至理名言。所以，人生在世，最要紧的就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把手中的东西紧紧抓住。

为什么要虚度一生去换取入土之后碑头的空文呢？“永存我心”，什么样的蠢蛋才会希望自己的坟头铭刻这样一句空话？这不过是无病呻吟的多愁和伤感，毫无意义。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生就是一场零和博弈^①，输赢高下都在政坛见分晓。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是这条路上无奈的过河卒子，只能一路向前。

“永远被亲朋敬重和怀念”，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俗套碑文。千万别刻在我的墓碑上。一个人要拼搏奋斗，动力绝不来自于敬重，而是恐惧。恐惧于一无所有间诞生泱泱帝国，于乱世狼烟中催生惶惶革命。恐惧是伟人成功的秘诀。如果别人害怕你会将其毁于一旦，彻底打倒，那自然会对你毕恭毕敬，俯首帖耳。最原始的恐惧令人陶醉其中，势不可挡，冲击力过人。恐惧之力，永比尊敬更甚。

永比尊敬更甚。

^① 零和博弈，又称零和游戏，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译者注。以下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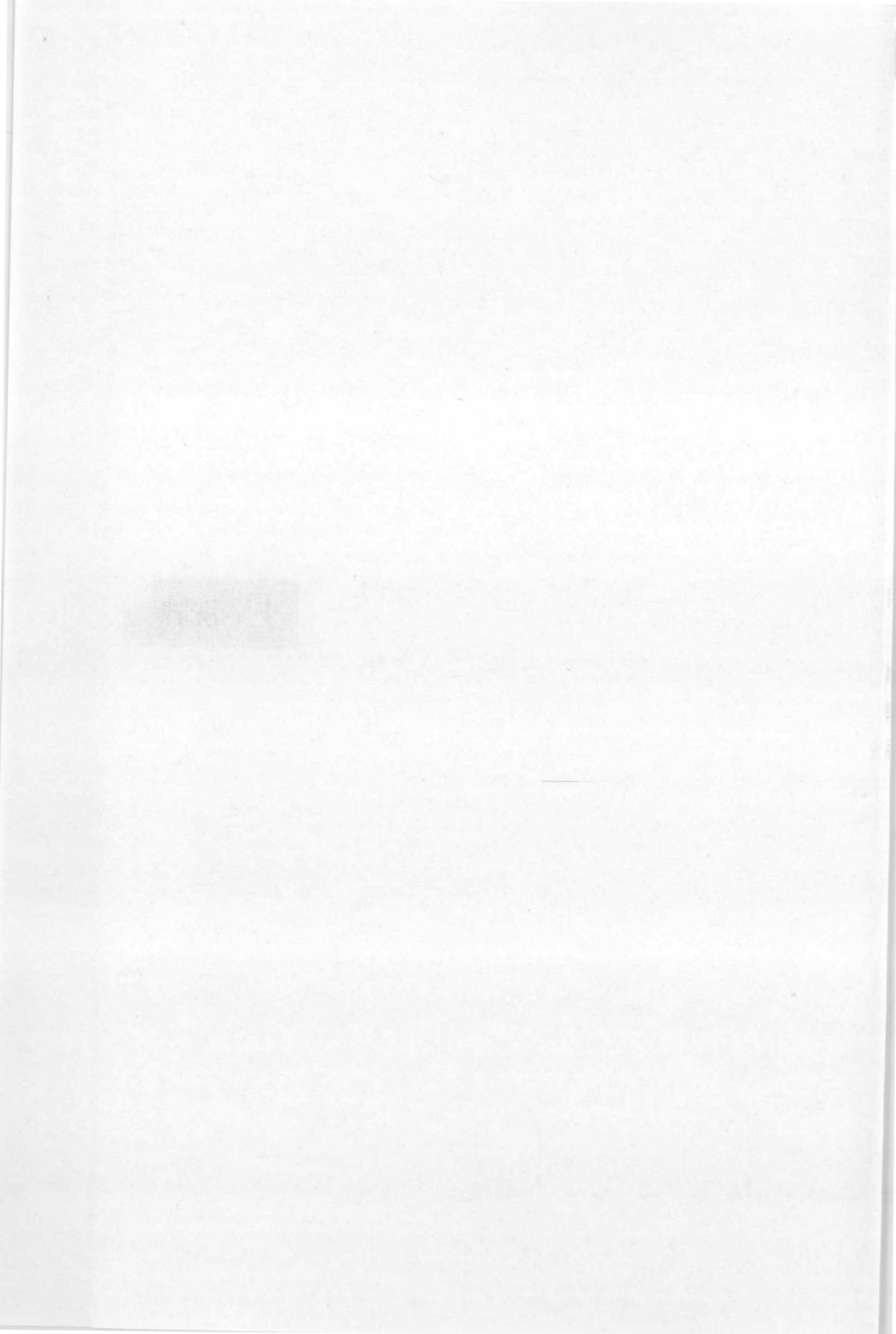
……

……

……

……

上 洗牌



离灯光越来越近了，它的心不安分地翻腾起来，贪婪、热情、野心交织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那紧紧吸引着它的灯光，这灯光的力量超越了它一切的梦想，让它无法抗拒，让它别无选择。

六月十日 星期四

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跌跌撞撞地踏上最后一级台阶，筋疲力尽地阖上眼睛。好像才过了一秒钟，清晨的阳光就爬行到窗帘边缘，泰然自若地落在枕头上，刺着她的面孔，仿佛无形的手指，要掰开她沉重的眼皮。她心烦意乱地翻了个身。头昏昏沉沉的，双脚依然酸痛，身边那张床空荡荡的。昨晚帮别人干掉第二瓶莱茵白葡萄酒真是个错误的决定。酒精让她松懈，让她卸下防备，结果被《太阳报》一个满脸粉刺、说话阴阳怪气的家伙堵在了墙角。她被逼无奈，把所剩无几的一点酒倒在他上衣里，才逼退了这个讨厌鬼。此时她迅速掀起羽绒被看了一眼，确定没有在半醉半醒中彻底委屈了自己，让那人在被窝里一夜春宵。这一看之下，她叹了口气，坠入梦乡前竟然都没来得及脱袜子。

玛蒂·斯多林狠狠地在枕头上捶出个窝，又躺了下去。多睡几分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她知道今晚又要一夜无眠了。今晚是大选夜。实在是被诅咒的一天。选民们要举行盛大的复仇。过去几个星期对于玛蒂来说简直称得上凶残，编辑每天围追堵截，狂轰滥炸；被赶不完的

截稿日期搞得焦头烂额；情绪在兴奋刺激和精疲力竭之间大起大落。也许今晚过后她应该请几天假，理一理生活的头绪，找一瓶品位稍微上乘的酒，和一个质量稍微好点的男人共度良宵。她拉了拉羽绒被，把自己裹得更严实了些。尽管初夏的阳光如此耀眼，她还是感觉浑身发冷。

自从大约一年前离开约克郡之后，这种感觉就一直如影随形。她的初衷是把那里的一切谴责与愤怒都甩在脑后。但无论走到哪里，她还是能感觉到过去冰冷的影子紧紧跟随，特别是在睡觉时，床上就跟冰窖一样。枕头套下面的棉絮已经结了块，她打着哆嗦，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

她一直试图冷静下来。毕竟，现在的她已经可以心无旁骛，毫不受情绪干扰了。在这个竞争残酷，男性主导的世界，她野心勃勃，想成为最出色的政坛记者，在这条路上，她已经扫清了障碍，摩拳擦掌，只待试一试自己是否真金。现在她唯一需要超越的就是自己。然而，双脚冰冷的时候，头脑是很难冷静的；脏衣服遍地，没时间清洗的时候，怎能一身轻松地上路呢？她把羽绒被子往身后一掀，勉强爬下了床，结果发现放内裤的抽屉空空如也。这件事她是失算了，把这茬整个忘得精光。一大堆事情等着去干，时间又少得可怜，怎么抽得出空去洗该死的衣服呢。她在其他抽屉里翻箱倒柜，一个角落都没放过，把房间弄得乱糟糟却一无所获。真是烦死了。但她还是很高兴现在没有什么男人目睹自己的窘态，现在只好伸手翻找脏衣篮了。翻了又翻终于找到一条一星期前换下来的短裤，不过当时只穿了一天。她把短裤翻到反面，双腿套了进去，进入战斗状态。玛蒂·斯多林叹了口气，狠狠推开洗手间的门，开始了奔波劳累的又一天。

黄昏的暮色开始在六月的天空中蔓延，四排为大屏幕照明的水银灯随着枯燥的“咔哒”一响，应声而亮。大楼的正面被这高度密集的灯光照得亮如白昼。这里是党派总部，建筑物正面的外观仿制了乔治亚时代的风格，此时仿佛被灯光穿透了似的。三楼一扇窗户的帘子被掀了起来，有人匆匆瞥了一眼外面的情景。

同时被灯光吸引的还有一只飞蛾。这只飞蛾已经在附近教堂一座塔楼的缝隙里静静等待了好久，只等夜幕降临就伺机而动。这座名为圣约翰的优雅教堂伫立在史密斯广场中央，由雷恩^①设计修建，很久以前就改作俗用，放弃了“圣约翰”之名。但其四座石灰岩的塔楼仍然是这个再没有神座的广场上最显眼和重要的建筑，而这座广场又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中心地带。往外看的人们盯着那些灯光，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头。但飞蛾可丝毫没有不乐意，反而兴奋地颤抖起来。在一万瓦特灯光和千百年来本能的激励下，它张开了双翼。

刚刚入夜的冷冽空气令飞蛾浑身一紧，不由自主地靠近那片灯光的海洋。它飞过灯下越聚越多的人群，飞过那些迈着匆匆脚步，喧嚣吵嚷地准备着什么的人们。离灯光越来越近了，它的心不安分地翻腾起来，贪婪、热情、野心交织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那紧紧吸引着它的灯光，这灯光的力量超越了它一切的梦想，让它无法抗拒，让它别无选择。

飞蛾的身躯扑到灯罩上，明亮的闪光一晃而过，它用双翼紧紧拥抱那炽热的玻璃，在千分之一秒内，就汽化蒸腾了。飞蛾被烧得焦黑的尸体连一点绝望的青烟也来不及冒出，就迅速翻滚着往地面坠去。黑夜吞噬了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另一个甘愿早早被黑夜吞噬的牺牲品此时正靠在“格兰比侯爵”漆得闪亮的吧台旁。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喧闹，而酒吧就位于这一片熙攘的街角。格兰比侯爵本是两百多年前一个德高望重，颇受爱戴的军人，这片土地上以他名字命名的酒吧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侯爵本人在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误入歧途，败下阵来，最终在累累负债和悲伤苦恼中凄然辞世。同样的命运也即将降临到查尔斯·科林

^① 指英国著名设计大师和建筑家克里斯多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

格里奇的身上，这传言来自他的很多还算宽容温和的朋友。并不是说查理·科林格里奇就曾经赢过选举，问鼎过权力的巅峰；格兰比伯爵也没有，那时候这可不是什么合规矩的事情。科林格里奇年纪已经五十过半，看起来还更要显老，一副疲倦潦倒的模样，军中生涯也不是特别辉煌。两年在国家军队服役的经历只不过让他认识到自己在生活方面是多么低能。查理一直努力想做些体面光彩的事情，但却总是状况连连。当然，如果你是个酒鬼，这也没什么稀奇。

他今天早早起了床，刮了胡子，系了领带。但现在嘴边又有了些胡茬，领带也像“下半旗”致哀一样半死不活地悬在胸前。酒保给他的伏特加，已经咕嘟咕嘟灌下去两杯；不过酒保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这一天可不止喝了这一点。但查理是个很温和的酒鬼，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嘴里说尽好话。他把空空如也的酒杯推回到伙计面前。

“再来一杯？”酒保有些犹豫地问道。

“你自己再来一杯，我请，好兄弟。”查尔斯一边回答一边伸手去拿钱包。“哎呀，不过我钱好像不够了。”他咕嘟着，有些不相信地看着包里那张孤零零的钞票。接着他又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拿出一串钥匙，一块灰色的手帕和几枚硬币，“我肯定还有些钱的……”

“那一张就够了，”酒保回答道，“我就不喝了，谢谢。今晚还有好多事情呢。”

“哦，是啊。我弟弟哈尔，你知道吗？”

酒保摇了摇头，把重新装满酒的酒杯从清漆台面上推给查理，暗自庆幸这老醉鬼没钱了，很快就可以离开他的酒吧了。

“你不知道哈尔？”查理惊讶地问，“你肯定知道啊。”他抿了一口酒，“谁都知道哈尔。”又抿了一口酒，“他是首相啊！”

二

目光远大是从政者之大幸。当然，远大的目光只能算是敲门砖一枚。然而其作用非常之大，用途非常之广。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如果天气晴朗，很多政客的目光所及，能达到——嗯，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能看到巴特西^①去呢！

弗朗西斯·尤恩·厄克特可谓身兼数职，议员与枢密院委员的身份让他赢得了“阁下”的尊称，同时他还是内阁阁员以及不列颠帝国勋章^②的获得者。他就是这样一个满载着荣誉与辉煌的佼佼者，而这也是属于他的夜晚。然而，他却丝毫没有纵情享受的闲情逸致。此刻的他被迫挤进这间闷热小屋的角落，靠着一盏难看的，而且仿佛马上就要轰然倒地的六十年代风格落地灯。一群絮絮叨叨的妇女将他团团围住，紧接着有一群属于他选区的工人也围了上来，彻底堵住了他企图逃出的去路。这群人骄傲地高谈阔论着自己最后关头力挽狂澜的投票和他获胜起到的关键作用。他心里想的却是，这些人为什么要费这个劲。这里是位于郊区的萨里郡，在民意调查使用的专业术语中，这里的主要社会阶层是A和B^③，想出国护照随时拿着就可以上路，车道上停着一辆路虎揽胜。不过为什么要买这样的越野车呢？它们唯一可能碰到泥土的时候，

① 伦敦西北区。

② 又称“最优秀不列颠帝国勋章”，英国授勋及嘉奖制度中的一种骑士勋章，由英王乔治五世于1917年6月4日所创立。

③ 民意调查中，以收入水平将调查对象划分为不同的阶层，A和B是收入最高的两个阶层。

不过是主人在某个尽兴吃喝的周五晚上驾车时不小心碾过了门前的草坪，或是送他们的小约翰尼或艾玛们上私立学校。在这些区域举行的拉票活动可以说根本没经过精心准备，甚至可以用庸俗来形容。这里的选票不是用来数的，直接称重量就好了。

“再来个肉馅饼吧，厄克特先生？”一盘松松垮垮的点心突如其来地窜到他面前，端着盘子的是个一身横肉的女人，胸部那里有一大片夸张的印花，看上去好像里面藏了两只易怒的猫。

“不了，谢谢您，莫尔科姆太太。我怕自己被撑爆了！”

他已经快要失去耐心了。这真是个错误，是几代人以前就犯下，并延续至今的错误。厄克特家族原本是来自苏格兰高地的骄傲勇士世家，家族的城堡修建在尼斯湖的两岸。然而麦克唐纳家族攻来了，城堡直到如今都还是一堆废墟。厄克特童年的记忆，属于乡下荒野中凉爽而新鲜的空气，陪伴他的老侍从，在潮湿而肥沃的土壤和一片气味香甜的欧洲蕨中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等着目标出现。在他的想象中，哥哥阿拉斯泰尔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敦刻尔克^①外的灌木丛中静候着德国人的到来。哥哥给他起了个绰号“FU”^②，每每这样叫他被父亲听到了，兄弟俩头上都会吃一记爆栗。但直到多年以后，弗朗西斯才明白为什么。小小的他对这个绰号毫不介意，还总是屁颠儿屁颠儿地做哥哥的跟屁虫。但阿拉斯泰尔参战后就牺牲在了前线。母亲崩溃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只活在对亡子的追悼和怀念中，完全忽略了弗朗西斯。所以“FU”最终南下，到了伦敦，进入威斯敏斯特，来到了萨里郡，弃家族职责于不顾。母亲再也没有理睬过他，为了整个苏格兰将自己接受的遗产变卖就已经不可原谅了，更何况还选择了萨里郡这么个破地方。

① 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以“二战”中1940年发生在这里的敦刻尔克战役和英法联军大撤退而闻名。

② FU，英文FUCK的简写，指性交。本书主人公弗朗西斯·厄克特的英文原名是Francis Urquhart，名和姓的首字母分别是F和U。

他脸上还挂着笑，却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今天他已经奔波了十八个委员会，大清早凭借着一股子热情，还能妙语连珠，风趣幽默。现在这样的精神早就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了。不幸的是，离投票站关门，最后一批选民投票还有漫长的四十分钟。厄克特的衬衫早就被汗水浸透了。他筋疲力尽，身体不适，还被一群婆婆妈妈的女人围着，像固执的西班牙猎犬一样，他走到哪儿她们就追到哪儿。

然而他仍然让礼貌的笑容浮在脸上，因为不管投票结果如何，他的生活就将面临重大的转变。厄克特已经在政治这把梯子上攀爬多年，从普通的后座议员，到部级初等职位，一直到现在作为党鞭长^①主管内阁，坐稳了政府二十四个权力最大的位子之一。这个职位的好处之一，就是在唐宁街12号拥有多间豪华奢侈的办公室，离首相本人的办公地点不过咫尺之遥。就是在12号大门之后，英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两位英雄，威灵顿^②与纳尔逊^③，进行了两人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伟大会面。这座建筑的一砖一瓦都激荡着历史的回音，每扇门窗都有着说不出的权威和肃穆。而如今，他是这份气魄的主人。

然而，仅从厄克特在这个公开的办公室所干的事情，是看不出他的权力的。党鞭长这个角色，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在内阁的等级，所以厄克特不能命令或把控庞大的国务院或者巨大的行政机器。他不能抛头露面，只能悄无声息地躲在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无休止地操劳奔波。没有公共演讲，不接受电视采访，他就是灯光下毫不起眼的影子。

他同时还是纪律与严谨的化身，作为各种政策的强制推行者，他

① 党鞭，政党名词，起源于英国，是指议会内的代表政党领袖，政党纪律主管，功能是为了确保议员出席并按照政党立场行事。“党鞭”一般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党鞭长则是党鞭的最高职位。

② 指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军将领，第21位英国首相。最初于印度军中发迹，西班牙半岛战争（1808～1814）时期建立战功，并在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1815）中立下战功，最终成为了英国陆军元帅。

③ 指霍雷肖·纳尔逊，第一代纳尔逊子爵，英国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纳尔逊至今仍被英国人视为伟大的军事人物。

必须做到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尊重，还有一点小小的敬畏。在整个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他具有最准确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选票，不管白天黑夜，他时时刻刻都要知道自己的下院议员们身处何方。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他来说没有秘密和隐私。他全盘掌控着一切：议员们和谁走得近，可能的枕边人有哪些，他们是否足够清醒，可以投票；他们有没有偷偷窃取别人的钱财，或是和别人的老婆不清不白。所有这些秘密，包括其猛料多多的边边角角，都被悉心搜集、记录在一本黑皮本上，稳妥地锁在一个连首相都没有钥匙的保险柜中。

在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信息拥有巨大的威力。厄克特党内的很多议员们之所以能够坐稳自己的位子，就是因为党鞭办公室能够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摆平所有麻烦，还能帮他们尽力遮掩。他们可欠了厄克特的大人情。有时候后座议员起了“不臣之心”，前座议员野心勃勃想排除障碍，就会立刻被提醒，之前自己受了恩惠，政党原谅了自己的不检点言行，但此事可永远不会被抛诸脑后。于是，潜在的“乱臣贼子”们一下子就改变主意，安分守己起来。当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可能发生“撞车”时，政客们的圆滑柔韧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这有何难呢？比如，交通部长曾经想要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会议演讲，内容远远超出了他该管辖的范围，甚至有点侵犯到首相的权威。而这个以“硬气”闻名的斯塔福德郡老顽固最后还是认清了形势，消停了下来。搞定他只需要往他藏娇的金屋里打个轻描淡写的电话，都不用费劲打到“正房”那儿去威胁恐吓。

“弗朗西斯，该死的！你怎么找到我这儿的？”

“哦，凯斯，我是不是犯了大错？真对不起啊，就是想占用你一点儿时间，跟你谈谈演讲的事情。但我找的这个电话本好像错了。”

“你他妈的到底什么意思？”

“哦，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有两个电话本，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嘛……嗯，不过你不用担心啦，我们这个小黑本子保存得特别

好。不会再打错啦。”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一下，又问道，“你说还会打错吗？”

交通部长长叹一声，里面有着无限的忧郁和内疚，“不会了，弗朗西斯，再也他妈的不会了。”又一个“罪人”就这样迅速忏悔“伏法”了。

整个政党都欠着弗朗西斯·厄克特的人情，这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而这次选举之后，人情债就得好好还了。

突然间，沉思中的厄克特被一位狂热的“女粉丝”带回了现实。面前这女人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双颊通红，粗重的呼吸中混合着长年累月的鸡蛋和豆瓣菜三明治的味道。这是狂躁而烦热的一天，她也早就把矜持与谨慎抛诸脑后了。

“厄克特先生，给我们讲讲你的计划吧？下次选举的时候你还会在任吗？”她没头没脑地问道。

“你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些惊讶地问道，看眼神明显是被冒犯了。

“你有没有考虑退休呢？你已经六十一了，对吧？下次选举可就六十五往上了。”她不管不顾地追问道。

他弯下高大瘦削的身躯，以便直视她的眼睛。

“贝利太太，我的身体、脑子都还挺好使的，在很多地方我可是刚刚进入政治生命的高峰啊。”这句话是一字一句从嘴缝里挤出来的，之前语气里的那些善意也荡然无存，“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

他转身离开，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不过从内心深处，他知道贝利太太的话不无道理。年轻时那飞扬的神采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以前爱开玩笑讲的那样，“黄金变白银”了。他有意识地把头发留长些，好像这样就可以弥补岁月流逝带来的遗憾。他的身材一天天消瘦下去，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刚刚合身地穿上传统标准剪裁的西装。一双蓝眼睛也在度过的无数个寒冬当中越变越冷峻。由于身材高大，身板笔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总是格外引人注目。

但有一次经过一位官员身边时，那个人告诉他，他的笑容就像骨灰罐的把手一样冷。“真希望你的骨灰也早日放进去，你这老混蛋。”那人甩出这么一句狠话。厄克特早已人非壮年了，这一点拼命藏都藏不住，连他自己也没法自欺欺人。经验丰富又有什么用，岁月不饶人哪。

多少年来，他亲眼见证了那些能力天赋远不如他，只是年轻一点的人比他更加不平、不情愿。多少次他得在他们搞砸之后给他们安慰、帮他们擦屁股，还要隐藏他们的秘密，帮他们扫清前进的道路。是的，他们欠他很大一笔人情账！他还算有时间去写下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和贝利夫人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虽然他已经转身离去，贝利夫人还是紧追不放，滔滔不绝地跟他谈论关于高街购物中心单向系统的提案。他祈求般地抬起双眼在人群中找寻，终于和莫蒂玛的目光相遇，她也正在房间的另一头忙着和一群人点头哈腰。只需一眼，她就知道丈夫早就需要解救了，于是赶紧来到他身边。

“女士们，请原谅我们。计票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得回宾馆收拾收拾。万分感激你们的帮助。弗朗西斯简直离不开你们啊。”

厄克特甚至对贝利夫人挤出了一个笑容。这笑容就像一只蜉蝣，生命短暂，还没开头就收了尾，但已经足够达到修补关系的目的。他快步走向门口，不料正和主持说再见时，却被竞选代理人的一个手勢给留下了。代理人正在打电话，另一只手则匆忙潦草地做着笔记。

“正在统计最后的一些票数呢，弗朗西斯。”她解释道。

“我就奇怪了，这事不是一个小时前就该做好的吗？”他嘴角露出一个玩笑的表情，但这丝笑容远在到达眼角前就彻底消失了。

“和上次比可没那么乐观，”她被这貌似玩笑的责备羞红了脸，“我们的很多支持者好像都待在家里没出去投票。数据没那么好分析，但我怀疑基本上是往下走的趋势。不好说下滑多少。”

“这些该死的。他们真该好好尝个几年反对党掌权的滋味。这样说不定他们就能挪挪尊臀，出去投票了。”